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一

列傳

元四十五

張思明　吳元珪

張昇　陳灝

賀勝　楊多爾濟布哈

蕭拜珠　耶律希亮

趙世延

張思明字士瞻輝州人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間由侍儀司舍人辟尚書省椽左丞相阿哈瑪特既死世祖追論其姦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瑪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者吐音大似侍儀舍人榮祖對曰正由舍人選為椽者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授湖廣行省都事皇慶初歷遷兩浙鹽運使歲課充羸儉屬請

工增數思明曰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不可延祐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授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改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思明居

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五年遷西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為變思明威惠並行邊境乃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條復拜中書參知政事沘名至車駕幸工都見於道慰勉良久尋升左丞英宗宅憂右丞相特們德爾用事日誅大臣不附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奈何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帝遣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陶默色成珪李謙亨彊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等二人以珪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朝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輕典及拜珠為左丞相與特們德爾各樹朋黨思明懼禍及累辭不獲後誣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歴元年起為江浙行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賑之吏白

周歲所入已輸京師當回洛中書思明曰陝西饑民猶鮒在涸轍往復踰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來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韙之二年復召為中書左丞移疾去順帝至元三年卒贈清河郡王謚貞敏思明平日不治生產惟蓄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絶云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至元十四年世祖名元珪入見授後衛經歷十七年擢樞密

經歷初江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
户府設官有差均俸禄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
所論建二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宫城尚書省
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
衛繕理宫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
以聞於樞府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
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所
由衰也請謁悉皆謝絶三年遷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

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為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息六年出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編結當路及伏誅録其家具籍所交諸貴人而江浙省臣為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汚武宗即位拜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工惜民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諸事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青海以實邊

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不能存至

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加平章政事

仁宗初立詔議時政尋出為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

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

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

定畝一有動揺其害不細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

祐初起為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名還復為樞密副使元

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供賦税

令經理江淮田土苐以增多為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民困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詔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即位按本紀英宗以延祐七年三月即位是歲十一月改明年元日至治傳文誤又條工軍民利獘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户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即降旨施行之以年老致仕三年卒泰定元年追封趙國公諡忠簡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幼警敏過人既長
力學工文辭至元二十九年以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預修世祖實録歷遷太常博士武宗即位議躬祀禮
昇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
寺為太常禮儀院除昇為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治
行為諸郡最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
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癘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
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為姦害富家昇為証于簿籍白行

省𨻶之前守有為江浙行省參政者爭代者祿米有隙欲內之罪移平江歲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吏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泰定二年歷遷遼東道廉訪使屬永平大水考五行志事在致和元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饑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天歷初出為山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譽有司請完城以

為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
復遷淮西道廉訪使工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為集
賢侍講學士順帝即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
工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明年以疾辭位至正
元年卒謚文憲

陳灝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為平陽等
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從清州遂家焉灝幼穎悟稍長遊
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

諸國語灝兼習之安藏薦灝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説書仁宗奉毋后出居懷慶灝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及即位以推戴舊勲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灝贊助之力尤多時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關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羣臣入奏事望見灝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帝欲用灝為中書平章政事灝力辭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為集賢

大學士工䟽勸帝大興文治増國學弟子員蠲儒户徭役
皆嘉納焉灝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有訐之者
灝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帝元統初扈
蹕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
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隱灝頓首謝不敏順
帝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追封薊國公
謚文忠灝出入禁衛數十年樂談人善士大夫因其薦
拔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玄為國子祭酒與

灝同考試國子伴讀每一卷出灝必詳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即以真選列為之色喜玄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寛薄夫敦矣子敬伯仕至中書平章政事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小字巴延以小字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納顔叛帝

親征勝直武帳中常傳旨飭諸將還侍帝側矢交帳前立侍不動納顔既敗帝還都勝常參乘一日獵還伶人祟秉彝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鞘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視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按虞集撰墓誌云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遠聞者帝亟欲賜報勝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凡有使事輒見遣六詔交廣西域之屬無不至計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云云本傳未載謹附識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二十八年僧格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諤

勒哲遂相訝勒哲以勝參知政事大德九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為工都留守兼開平府尹旣至通商賈謹出納諸權貴子弟暴横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左丞相行工都留守如故歲大饑輒發倉廪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工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民德之為立祠西門外帝聞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賜小車出入禁闥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

家厮負錢者至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特們德爾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素惡特們德爾貪暴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多爾濟多爾濟以語監察御史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特們德爾欲誅之特們德爾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及英宗即位在諒闇中特們德爾復出據相位乃執楊多爾濟及蕭拜珠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秉賜車迎詔大不敬并殺之泰定

初貽雪其冤追封泰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追封涇陽
王改謚忠宣子太平自有傳
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少孤即知自立事仁宗于藩邸
甚見倚重大德十一年從行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
北還命偕李孟先入仁宗至京師多爾濟譏察禁衛密
致警備仁宗嘉賴焉既佐定內難仁宗退居東宮授家
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進延慶使武宗聞其賢
名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

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誅之多爾濟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日與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多爾濟為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以遽廢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為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

會計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多爾濟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多爾濟爲侍御史帝宴閒時羣臣侍側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不得行拜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多爾濟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

西奉使威喇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復劾而杖之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琳多爾濟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使太宗不聽徵雖

直將馬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工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以奬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秉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爾濟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多爾濟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風勵僥倖者未幾遷集賢大學士為權臣特們德

爾所害而死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召特們德爾為丞相踰月仁宗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特們德爾傳作以病去職更自結徽政近臣得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愈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蕭拜珠拜平章稍牽制之多爾濟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會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不得多爾濟廉知其所受弼贓鉅萬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御史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

逮問特們德爾逃匿興聖宫多爾濟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宫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宫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宫特們德爾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責以

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職在中丞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其有今日耶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多爾濟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多爾濟載諸國門外與蕭拜珠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特們德爾權勢既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

帝舊臣未及論治特們德爾以病死會久旱求直言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和和皆稱蕭楊等寃死所致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降詔褒贈追封夏國公謚襄愍多爾濟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布哈

布哈幼有才氣善書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以蔭補

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究家者獄成布哈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天歷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陜西軍拒詔守吏皆逃布哈率衆出禦陣潰見殺二僕亦被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珠契丹舒穆嚕氏也曾祖綽諾仕金為古北口屯戍千户歲庚午國兵南下綽諾力戰不克遂降官檀順昌平萬户謚忠毅祖青山世祖初襲父職從巴延平宋有功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謚武定父哈喇特穆爾少事裕宗於東宮典宿衛仕為檀州知州謚康惠並追封順國公拜珠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州累遷中山知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譖於近侍者曰知府去官實悍迎候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

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宗即位起為中書左司郎中歷御史中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特們德爾怨拜珠在省中牽制其所為又發其姦贓專制等事遂相請依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皆殺之並籍其家泰定初追封薊國公謚忠愍

耶律希亮字明甫小字秃果斯契材之孫鑄之子也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許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已能賦詩憲宗征蜀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憲宗崩希亮將輜重北歸陜右世祖即位額哷布格反遣使説琿塔噶等入朝不從挺身歸朝琿塔噶知鑄去怒使人監希亮母子脅之西行既而阿勒達爾琿塔噶為大兵所殺衆推哈喇布哈為帥哈喇布與

鑄有婚姻之好鑄又嘗周䘏其病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川北州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中統三年從定宗幼子大名王及宗王阿勒呼木興師至布拉城與哈喇布哈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四年至喀什噶爾城世祖遣布哈緝克至二王所以璽書召希亮赴闕乃由庫克斯城至哈喇和卓出伊州涉大漠而還入覲世祖于上都備陳邊事及覊旅困苦狀世祖憐之命

為實古爾筆且齊至元八年授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日本可伐否衆皆云可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後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於監官各路貢布唯平陽獨長以故諸集賽岱爭取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截者為髹漆宮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贄帝命斬之希亮

遇諸塗贅呼兗希亮命少綏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讞之竟釋贅而名御史大夫塔齊爾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扎果斯不候誅此人耶十四年遷吏部尚書帝駐蹕齊納格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圄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臥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斬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侍臣扎爾齊曰陛下在南坡曾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為令希亮曰

令旣出矣必明其誤以安民心帝即命希亮至大都宣
諭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攣乃謝事居濮陽
二十餘年至大三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
史希亮因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
中泰定四年卒追封漆水郡公謚忠嘉希亮性至孝困
戹遐方家貲散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
奠朔漠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
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

錄三十卷名𢢽軒集

趙世延字子敬成都人阿勒楚爾之孫國寳之子也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元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僧格不法中丞趙國輔僧格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僧格於是五人悉為其所擠而世延獨免大德十年累遷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官壅滯者三千牘世延至不三月剖決殆盡至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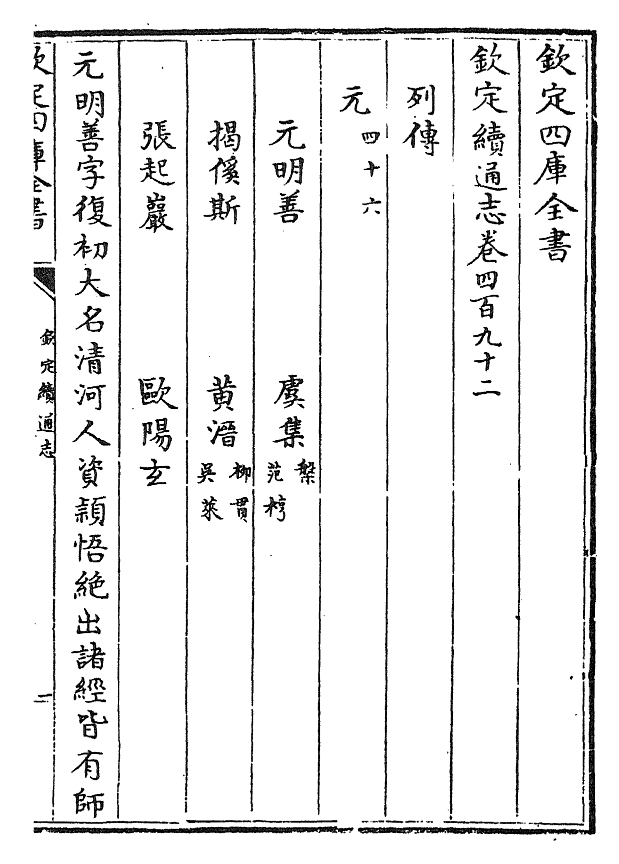
年改四川肅政廉訪使時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升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為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散坐誅及是右丞阿固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兵宜止勿用章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改元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

旨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權臣特們德爾所忌用皇太后旨出為雲南行省右丞陞辭帝命仍為中丞三年劾奏特們德爾罪惡十有三事詔奪其官職五年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即重慶路立屯田得江津巴縣閒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餘石英宗即位特們德爾復相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什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

留就醫特們德爾遣使督追至京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囚再歲索約爾哈什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左丞相拜珠屢言世延亡辜得出獄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侍臣皆叩頭稱萬歲特們德爾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特們德爾死事乃釋世延出居金陵泰定四年復名為中書右

丞明年有旨詔世延為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奉泰定帝崩文宗入繼大統世延贊畫之功居多天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内至順元年與虞集等纂修經世大典世延屢以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封魯國公移疾於金陵之茅山至元改元仍除中書平章政事明年還成都卒謚文忠世延歴事九朝歷省臺五十餘年凡軍國利病生

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為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子伯忽蘷州路總管天歷初囊嘉特據蜀叛死于難追封蜀郡公謚忠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二

列傳

元四十六

元明善 虞集 槃 范梈

揭傒斯 黃溍 柳貫 吳萊

張起巖 歐陽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資頴悟絕出諸經皆有師

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時董士選任江西左丞辟為行省掾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寬詿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欲滋蔓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歷轉中書左曹掾始明善在江西時張瑄為其省參政假明善馬為從騎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籍其家得金穀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酬馬

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録升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録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

所取士後多為名臣改禮部尚書擢參議中書省事按輟耕録云明善參議中書日朝廷遣蒙古大臣使交趾明善副之將還國主賚以金蒙古使受之明善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為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本傳未載謹附識歷拜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録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至治二年卒泰定間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進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

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寖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淛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

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最密嘗求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若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

喜乃驩好如初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為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卭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為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與吳澄為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富珠哩翀歐陽玄丞稱許之

以翰林院編修致仕集三歲即知讀書至元十二年汲挈家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又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以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

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宫傳諭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及即位除太常博士丞相拜珠為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珠歎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

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望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為竒論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

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延祐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即位集以憂還江南時拜珠為相言於上遣使徵之比趨朝而拜珠已遇害泰定初累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

賢之心狹而誤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帝幸上都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尋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寛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塲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

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

者而易之三年視其成隨地之髙下定額以次漸征馬

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

以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面兵民數萬可以近衛京師

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

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盗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海口

萬戸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

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帝問集

捄民策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寛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畆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虚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帝

不允有旨諸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大典命為總裁再閱歲書成既上進以目疾乞解職不許時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朝廷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摭集文辭指為譏訕賴帝察知其故不能中傷集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光人龔伯璲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

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後果如集言寧宗崩大臣將立托歡特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喇特納達喇為皇太子乃以托歡特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額哩音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書其事于托卜齊延又召集

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元統二年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田抜汝成西湖志餘載順帝立伯生在江西以舊詔事逮捕至大都詰畢本傳至正八年卒封仁壽郡公諡文靖集孝友事親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莞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

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録十卷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

厚者曰范樗

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除湘鄉州判官性僻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州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自旦至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

羅絡内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槃乃斷亟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巳卒槃㓜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説亦非也著非非國語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凡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説嘗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茍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之聞諸僧在坐輒

去其為人方正雖集亦嚴憚之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教之梈天資穎異䑺詩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遊京師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修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寃滯甚衆遷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得罷

遺未幾移疾歸故里天歷三年卒梓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為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按清江縣志云梓有燕然東方海南豫章侯官江夏百丈等稿總十二卷為時所重人稱文白先生本傳未載謹附識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刻苦晝夜不少懈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一見奇之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

夫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延祐初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多所咨訪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

此

按趙汸東山集云時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嘗侍從討論法書名畫傒斯亦在列眷稍疎因滔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謹附識

預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閱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元統初累遷集賢學士奉命祀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歸尋除奎章閣供奉學士改翰林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經筵無專官多宰執大臣兼領微辭奥義必屬傒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至正三年年七十致仕去行至瀞南召還撰明宗神

御殿碑文既成復求去帝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慰留之對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無恨不則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歷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修遼金宋三史充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

為本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録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觳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奬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卒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禄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

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于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掩覆也為文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勲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絶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為榮云

黄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娠溍二十四月而始生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

文名四方按鄧元錫函史云性篤孝母殁營冢域有乳虎馴狎之異本傳不載附志于此延祐二年登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户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户隸漕司及財賦府者横暴尤甚滑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至順初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争滑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七亟請納禄

歸俄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升侍講學士累章乞休不俟執竟去帝遣使追還復為前官久之始得謝南歸優遊田里間凡七年卒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世稱其清風高節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其學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義及古今因革制度

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所著有日損齋稿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

貫字道傳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靡不通究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始用察舉為江山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

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萊字立夫按宋濂撰墓碑云初名曰來同郡方鳳一見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名

今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輩行稍後於貫潛天資絶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曰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叩之萊琅然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奥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

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
文集六十卷生平喜論文嘗曰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
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千變
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
隊聞者服之柳貫素慎許與每稱萊為絶世才黄溍晚
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絶雄深類秦漢間人作吾操觚一
世安敢及之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以御史薦調長薌
書院山長未上卒門人私謚曰淵頴先生

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父範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起巖幼從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教諭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子監丞累遷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賄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都爾蘇疾其推辱同列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

下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歷拜太子右贊善轉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帝嘉之命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無實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應起巖即

攝衣起丞相以爲忤已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三朝實録歴轉燕南廉訪使滹沱河水爲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淪其湮欝水患遂息尋擢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右丞相伯竒里克布哈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顧忌與上官多不合㑹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

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嘗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上疏乞歸後四年卒諡文穆起巖美髯方頤眉目清揚望而知為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奪廟堂憚之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

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善篆隷所著華峯漫藁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琳琛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後遷潭州之瀏陽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即知屬文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異之稍長益從宋故老習為詞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

淹貫按元明善撰行狀云虞集為國子助教其父汲教授潭州見玄文擊節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汝齊名本傳未載謹附識登延祐二年進士授平江州同知調蕪湖尹數決疑獄教化大行蝗不入境改武岡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玄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橫斂掊克之致發憤就死耳玄喻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修官天歷初軍事旁午玄日直内廷凡遠近
調發制詔書檄以及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
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
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隷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
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命修經世大典元統初僉太常禮
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録俄兼國子祭酒
重紀至元五年拜翰林學士以足疾告歸帝不允免其
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

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之詔修遼金宋三史充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超拜翰林學士承旨俄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淛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力辭不獲奉敕定國律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當事不能用十七年乞致仕以中

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宣赴内府玄久病不能行命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卒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皆大製作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其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虚歲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有圭齋文集傳于世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二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三

列傳

元四十七

許有壬　宋本

謝端　王守誠

王思誠　李好文

富珠哩翀　李泂

蘇天爵

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幼穎悟嘗閲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有壬獨閉城堅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至村疃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英宗時遷江南行臺御史行部廣東劾罷貪墨數人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英宗遇弑賊臣特克實遣使自上京至封府庫

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宫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阿附賊臣罪以俟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寧珠先還京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中書平章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又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貴賤四曰

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特們德爾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民本也不虧民豈虧國耶卒白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民賴以濟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

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推擇德行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識丁矣議遂寢三年升右司郎中俄轉左司每遇公議必屢爭得失迅掃積滯案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天歷三年擢兩淮都轉鹽運司使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元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詔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

令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耶弗聽平章徹爾特穆爾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爭之不能奪遂移疾不出（按徹爾特穆爾拜平章政事及議罷科舉事徹爾特穆爾傳並在順帝至元元年）帝强起之拜侍御史廷議欲行古劓法有壬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罷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六年名入中書

仍參知政事至正改元有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毋后不宜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人皆韙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嘉特沁薩卜及博囉特穆爾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托克托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詳見河渠志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曰設義學訓

諸生既殁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地南臺監察御史茂巴爾斯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蠛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稱病歸御史累章辨其誣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師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十五年遷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遣使招諭諸盜

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招降説賊將益横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太子方臂鷙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久之老病致仕給俸終身二十四年卒謚文忠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當權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絶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

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益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子楨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幼頴拔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就王奎文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詣日深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年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居第一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改監察御史首言南陂之變逆賊雖誅其黨阿薩爾身親弒逆僅竄嶺南乞早正天討盜竊

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盗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百十為羣剽劫桓州道中既逮捕丞相舒瑪爾節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見民朱甲妻女車過邸門悅之奪以入朱泣訴於中書舒瑪爾

節庇不問本適與議抗言特克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迭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衆皆聳聽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舒瑪爾節死左丞相都爾蘇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皆西域入西域富賈以其國異石名曰瓓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為司憲褫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額卜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僚佐持詔藁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

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自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天警異災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邪抑置不問邪明日宣詔畢遂稱疾不出至順初擢奎章閣供奉學士二年進禮部尚書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宮正旦議循故事行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明殿朝賀衆

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授奎章閣承制學士二年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經筵如故尋卒謚正獻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尤以扶植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為讀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父官南中清慎自持饘粥至不給本末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弟褧字顯夫泰定元年進士官翰林直學士謚文清與本齊名人稱為二宋云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穎異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之學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為文眎端端一讀即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樞歎奬不已延祐五年擢進士乙科同知湘陰州事歲滿遷太常博士坐失太廟金主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不辨尋除翰林修撰遷為國子司業翰林直學士

端善為政並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績譽藉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文宗初見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耳至元六年卒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從鄧文原虞集游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祕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修經世

太典歷官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爲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悉釐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遥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絶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禄秩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採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功

居諸道最進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
喪亟歸遂遘疾卒諡文昭
王思誠字致道兖州滋陽人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國
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正二年由國子司業
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
月蝗生黄河水溢葢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
嘗聞一婦銜寃三年大旱往歲巴延專擅威福讐殺不
辜郯王之獄雅克特穆爾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

婦之寃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枉敕有司行禱
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缺庶可召隂陽之和
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
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鈦趾以舂
金礦舊嘗給衣糧天歴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藉草飲
水死者三十餘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
若加杖而逺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
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以病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為令

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

弊船十僅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為名實不出海以致

寇賊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令泊船㠀嶼

禁鎮民與稍水為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畀之獲賊首者

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

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

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

其議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監縣

來廷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許監縣欲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伏罪吏屬問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祕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為閧復命為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於是更相勉勵超升兵部侍郎以母喪歸甫禫起為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鐵燈干思誠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

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
歲用大稔募民運碎甓治郭外行道往來者無泥塗之
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
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
思誠連請於朝除之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故里
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
員召拜禮部尚書歷遷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
詔言七事曰罷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

根本汰冗兵以省糧運改祿秩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正紀綱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為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十七年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喇特納實哩及省院官於安西王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將嫉客兵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為京師庭户陝西實内郡

藩籬兩省相望互為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有為國為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遂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擅調詰問思誠亟請於朝帝命察罕特穆爾專守關陝仍便宜行事行樞密院掾史受賂事覺匿豫邸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

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折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詔僉五省餘丁為軍思誠爭曰闕中方用兵困於供億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為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復召拜國子祭酒時臥疾聞命即起至朝邑卒於旅舍謚獻肅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濬州判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

祭器宜貯别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每遇大禮皆臨事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集禮乃令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乃白院長選僚屬數人出架閣文牘以資採擇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按王逢梧溪集云順帝祭太廟乘馬至裏橋無敢止者好文縢行阻橋曰請皇帝下馬帝如其言特授禮儀院使史傳失載歷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政不

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因河東王傅薩都拉以足蹋人死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恃勢殺人甚於用刃竟置之死河東為之震肅至正元年除國子監祭酒按梧溪集云好文為祭酒從容語帝宜躬祀孔子帝欲納之會上丁夜有中丞屏騶從入禮殿弟子員誤遇之翼旦督刑曹問所過者一監騃然好文曰中丞弗原其誤乃欲施鞭刑耶遂解印丞相以聞中丞詔謝乃已本傳未載謹附識改陝西行臺侍御史三年郊祀召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親祀至寧宗室遣阿嚕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帝遂拜由是每親祀

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史未幾復除陜西行臺侍御史西蜀奉使者以私憾摭拾廉防使曾文博僉事烏瑪喇王武事文博死烏瑪喇誣服惟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章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詔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好

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力辭帝不允好文言欲求二帝
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更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
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
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命
太子習焉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
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
唐明皇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

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復取前代帝皇是非善惡所當法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備錄以進焉久之升翰林學士承旨屢引年乞致仕仍給一品祿終其身

富珠哩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州之順陽封南陽

郡侯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琳贛江舟中稍長即勤學從新喻蕭克翁游後復從京兆蕭𣂏其學益宏以肆學士姚燧以書抵𣂏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於是𣂏以女妻之按中州志云鄧人李友端者號貞隱先生有女擇配見琳曰此佳士也遂妻以女其說互異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琳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閤琳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中書參議

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姍有旨往淮東覈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姍曰國家所以立風紀益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姍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自今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為令除右司都事丞相特們德爾專事刑戮以復私憾姍因避去須之擢翰林修撰改左司都事

拜珠為相使人勞𢌿𢌿強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𢌿兼領之拜珠問謂𢌿曰爾可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珠大悅曰非公不聞此言轉右司員外郎預修大元通制泰定元年遷國子監司業三年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𢌿請各室增設都監官內外嚴置扃鑰晝夜巡警永為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未上有旨命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欲虛大位以

侯明宗𦖐極言大兄遠在朔漠神器不可久虚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嘗字呼子暈而不名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𦖐為禮儀司詳記行禮節文於笏竣事上天歴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㑹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尋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𦖐至是私相歡賀𦖐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舍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𦖐曰與其羼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

之虞乎命摶集之得錢二萬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有旨朝臣乘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按輟畊錄云翀在翰林進講罷帝問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帝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黄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本傳未載今謹附識

寧宗即位大臣以為赦不可頻行翀曰帝以聖子神孫

入繼大統當與天下維新今不須赦是使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后以為宜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告歸召為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赴至元四年卒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文章簡奥典雅深合古法居國學久論者謂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廕為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

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遠妻雷為賊所執欲妻之詆賊曰我參政冢婦縣令嫡妻肯從汝狗彘生乎亦見殺舉家皆被害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始從學即頴悟彊記作為文辭如宿習者姚燧見其文深歎異之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累轉太常博士拜珠為相聞其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泰定初改翰林待制以

親喪未葬辭歸天歷初復以待制召時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洞數進見奏對稱旨將授奎章閣承制學士著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修經世大典洞方臥疾即强起曰此大制作也吾何可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旋謁告歸遣使召之以疾不能起洞神情開朗目瑩如電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為文奮筆揮洒從横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

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勑虞集製文以記之尤善書

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為世所珍愛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歴官嶺北行省郎中和

琳大饑救荒有惠政天爵由國學生公試名在第一授薊

州判官泰定元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

實録按張溥名臣奏議載天爵在史局時有請修諸臣列傳疏言守令之賢績隱逸之著述及奸臣賊子之事宜並登於書以垂法戒以事不果行故史傳不載 二年擢江南行臺御史明

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天爵冒瘴毒徧歴其地囚有

言寃狀者輒爲之太息每事詳究雖暑夜猶篝燈治文書不倦元統元年入爲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疏凡四十五上朝廷政令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順帝至元六年遷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天爵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四年由陜西行臺侍御史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

家諸生進爲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奉使宣撫
京畿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三事
其糾劾者九百四十九人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
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九
年改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起爲兩浙都轉鹽運使
十二年妖冦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江浙參政總兵饒
信間克復一路六縣以病卒于軍中天爵爲學博而知
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

卷其為文平易温厚成一家言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學者因其所居稱為滋溪先生宋本有滋溪書堂記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三